



一支古老的情歌

刘 迁

I247.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支古老的情歌

刘 迁

(内蒙)新登字1号

一支古老的情歌

刘 迁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附属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 字数: 298千 插页: 2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20册

ISBN7-204-01662-9/I·238 每册: 6.30元

序 言

一个安徽人，驻足呼伦贝尔，当初一定怀有愿望和理想。二十余年过去了，经岁月的侵蚀和磨砺，那原初飘渺无形的愿望，几经裂变，在勇气和汗水的冲刷下，显示出可见可见的新貌。如今，他的双脚踏在文学评论、小说创作的双重甲板之上，扬帆于边塞的艺术激流之中。

认识生活需要勇气，认识陌生的生活需要更大的勇气。如果说刘迁同志的小说评论显露了他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现实思索的话，他在小说创作中投入更多的是勇气和汗水。

本集收录了刘迁同志近年来创作的二十篇小说，其中《迟到的婚礼》完整而深沉。作者采用他谙熟的过去式叙事方式，向我们展示特定年代极左思潮对人的本性的压抑，对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戕害。《一支古老的情歌》是作者多年来观察草原生活的结晶。在这篇作品中他运用第一手的生活素材，以对一个逝去年代的反省和对历史感悟的姿态，结构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悲喜剧。《绿草地》中作者试图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笔触凝重地描述了改革的春风在草原牧人中间掀起的感情波澜。作者在他的一篇篇深思熟虑的作品中，表达了对生活的爱，对社会进步和光明的渴望。首尾相顾的故事成为作者思索现实、表述情感的思维框架。

作者的艺术视野开阔。他涉足草原和森林，在一个较大

的空间展开自己的艺术想象力。他笔下给您留下印象的，有草原上的牧人，丛林中的猎手，还有伐木场上的工人。其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许是他塑造最为得心应手的。

在这片对于作者来说，原本是陌生的文化沃土上，他凭借自己的勇气和专注，还有尊重和挚爱，默默地勤奋耕耘；如今，这部小说集无疑是他多年劳作的成果。

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您也许能够触摸到作者思维发展的轨迹。一个数年前支边的内地知识分子，有勇气以艺术的形式来把握生活在草原和森林中人们的脉动，其中的奥秘和甘甜，也许只有作者才能述说。阅读本部小说集同时可以给我们带来有关从生活到创作、创作与生活的多重联想。

乌热尔图

1991年8月2日

目 录

序 言

乌热尔图

一支古老的情歌.....	(1)
迟到的婚礼.....	(69)
眼皮儿跳.....	(128)
醉.....	(140)
推倒这堵墙.....	(146)
变了位置的照片.....	(166)
恩哈尔玛晨曲.....	(182)
盛大斌修车.....	(185)
小镇闲闻.....	(190)
绿的遗传.....	(194)
范老憨笑了.....	(208)
老子和儿子.....	(215)
妈妈，明天上班去吧.....	(220)
冬去春来.....	(224)
马得尔.....	(236)
小镇来了个俏姑娘.....	(245)
狐幻.....	(285)
绿草地.....	(297)
情债.....	(336)
兴安遗恨.....	(382)

一支古老的情歌

蓝天，白云，丽日。阿尔善温都尔的金色牧场上，畜群在游动。

在一个沟塘的开阔处，座落着几个洁白的蒙古包，炊烟袅袅，笑语飘逸。这里是鄂温克草原喜庆场面的一角。因为，这儿正在举行婚礼。草原上又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欢笑播撒着幸福，幸福孕育着生命和兴旺。

鄂温克人特别喜爱把婚期定在国庆节。佳节与婚期同庆，亲朋聚会，畅饮美酒，尽兴歌舞。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鄂温克人表达他们对祖国至诚至爱的一种方式。这几年，草原上婚礼的喜庆气氛，一年更比一年浓。今年，当然又热闹于去年。历史已经前进到了一九八〇年，党不仅为鄂温克人扫尽了心头上的政治阴云，而且又把富裕送进了草原上的一座座蒙古包。

这里的喜酒已经喝了三天三夜，还好象刚刚接近高潮。车来马往，川流不息。

新婚夫妇的蒙古包，是欢乐的中心，有站的，有坐的，有侧身依着的，地上床上到处都挤着客人，他们大都是姑

娘，小伙子，年轻媳妇。这座包里有几个好奇的孩子，还有几位寻欢凑热闹的能手——们大都是中年人了。在嘈杂的吵嚷声中，一位漂亮的姑娘被女友们推着站了起来。圆肩的堇色哈拉特^①，上臂处镶着一圈金光闪烁的花纹。她揉搓着搭在胸前的一条粗辫子，红着脸唱起了鄂温克人古老的歌。她的声音，又脆又亮。

色泽斑斓的肥壮的马群，
洒满了嫩绿的山坡草场；
摇曳着套马杆的青年，
自豪的牧歌在草原上飘荡

.....

新娘双手捧着一个大玻璃圆盘，走进毡包，向客人们一一敬酒。盘中托着十个斟满酒的高脚杯。客人从盘里端起一只杯，男人往往一饮而尽，姑娘只是沾一沾唇，又将杯放回盘里。新娘两颊绯红，犹如一朵盛开的山丹花。她身材苗条，穿着崭新的墨绿色的哈拉特，哈拉特已经起了肩。闪着金线光泽的红纱巾，搭在肩上，披在背上。红纱巾把一对耳环映照得宝光飘忽。新娘无比兴奋，她徜徉在幸福的波涛中，一双眼闪着无限美好的笑意，翘着灵巧的小鼻子，不时绽露出一口雪白细碎的小牙。当新娘把酒敬到一位少妇面前时，唱歌的姑娘正好煞住了歌声。少妇用迷人的眼光注视着新娘，激动地端起了一只酒杯。

^① 哈拉特：鄂温克族女人穿的袍子。

“斯格莫德，喝！”

“让我们听一听你动人的歌！”

“斯格莫德！”

新娘劝说斯格莫德，姐妹们为她闪开一条不宽的人缝。斯格莫德往前迈了一步，站到人圈里，一口将酒喝干，把高脚杯放回到新娘手里的盘子里。

斯格莫德亮开了歌喉：

快走马哟，快走马，
是追赶黄羊的好帮手。
哥哥在没有相约的时间来到，
我还当是不相识的人在闲游。
直到看清是你站在我的面前，
喜悦突然涌上了我的心头。

斯格莫德如漆的眼睛，反射着从天窗射进包米的光束。她的歌声，象夏天深夜里的草原，悠远、神秘、幽静；她的歌声，象七月草原上的风，温柔、多情、芬芳。听众被她的歌声，引到一个美妙的环境里去了。

白龙马啊，白龙马，
是猎捕犴鹿的好帮手。
没想到哥哥会突然来到，
我还以为牧羊人在闲游。
直到看清是你站在我身旁，
幸福猛地将我的心儿浸透。

斯格莫德的目光，似乎越过洁白的毡片，飞出了蒙古包。这首古老的情歌，是斯格莫德人生的伴侣。这首歌陪伴她，等过情人，这首歌也陪伴过她，在苦难煎熬中盼望丈夫。今天，这首歌就是她歌唱幸福生活的心声。她的目光越过了空间，越过了时间，她看到了自己经历过的人生道路……

二

那是一个诡谲的夜晚。

爸爸玛如卡心情郁闷，又一个劲地喝起了酒。妈妈达力玛坐在摇曳不定的蜡烛光下，连连叹气，暗暗流泪。斯格莫德走出包外，四周一片漆黑，只有稠密的星星，眨着神秘的眼，给草原一点微弱的光。大革命一来，舅舅额尔德尼在旗里被打成走资派、特务，不久爸爸又被补划为牧主。从此全家的笑容和欢乐，似乎一下子都长翅膀飞走了。年轻的伙伴们，男的女的，很少来这座包了。汉达玛结婚时，曾来邀请过斯格莫德，妈妈苦笑了一下，控制不住感情，当着汉达玛的面掉了泪。斯格莫德心情沉重，一步一步缓慢地离开包门，来到了拴着马的勒勒车旁。她从轮子上解下缰绳，跨上爸爸放羊的马，心情忧郁地走向黑夜。她毫无目的地走着。只有山在星空下映着它的轮廓。

走了多长时间，斯格莫德没有感觉。老马把她带到了这儿。斯格莫德在汉达玛的新包外下了马，在几条牧犬的狺狺叫声中推开了包门。包内烟雾腾腾，四位年轻男人围成半圆形。斯格莫德走向两侧的床，口里低声向大家问好，同时一一辨认着。汉达玛紧靠橱柜坐着，她站起身来，让斯格莫德坐到自己右侧。斯格莫德的右侧还有两位年轻女人，她们又

向右挤了一下。汉达玛变了，变得丰满了，乳房象小山一样突出。人影在哈拉上左右摇晃、跳动，蜡烛的光随着年轻人的手举起、放下，在他们脸上时隐时现。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吃肉，议论纷纷。他们议论的都是夏营地的事，哪个姑娘和谁家的小伙子在谈恋爱，谁又把自己的老婆用刀扎了，时而是一阵狂笑。斯格莫德认出了在座所有的人。除了汉达玛的妹妹之外，都不是自己生产队的人。其中有一对年轻夫妇。要是在冬天，他们各住在自己的冬营地，相距很远，几无来往；现在是一年一度的住夏营地的时候，不仅全公社，而且全旗所有公社的大多数人家，都随着畜群来到莫尔格勒河两岸。他们聚会的机会多了。

一个小伙子说：“快十点了。”于是汉达玛的丈夫让妻子收拾东西。几个年轻人一嘀咕，在嘻笑声中就把炉筒子拆了，连炉子也搬到包外去了。蜡烛换上马灯，马灯吊了起来。包内陡然地亮了，似乎还有点刺眼。男人们笑哈哈的，又伸腿，又抖衣服；汉达玛也在低声和另外两个女人说笑。汉达玛丈夫拉起了手风琴，风琴奏出悠扬悦耳的乐曲。斯格莫德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来吧！”

那一对年轻夫妇，领先下场跳起了舞。

斯格莫德低声问汉达玛：“这是干什么？你们敢？”

汉达玛狡黠地一笑，轻声而又兴奋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啊——”斯格莫德倒抽了一口凉气，“要是让领导知道，这要挨斗争的呀！”

“谁也不说，他们能知道？你放心好了。不让玩，我们

偷着玩。这又不是第一次。别成天愁眉苦脸的，玩个痛快吧。”

“牧主”这顶帽子象一块阴云，立刻就把斯格莫德全身罩住了。她觉得全身发凉。牧主的姑娘能有这个胆子吗？！她木木地坐着，象在做梦，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又一幕。人们轮换着伴奏。汉达玛和她的丈夫，她的妹妹和一个年轻人，双双在一个欢快的乐声中跳了起来。没跳的人还随着乐曲节奏拍着手。

那木斯来和汉达玛、汉达玛的妹妹、那个年轻女人，都跳了。他又在一个钢琴独奏曲中，跳了一个单人舞。他可真灵巧，动作刚劲有力。大家都坐着，为他拍手伴奏，还笑着叫着。

斯格莫德听着这些乐曲，有的她从没听过，她想那一定是外国的了；有的她能听出来，是过去的草原上的歌，有蒙古的，达斡尔的，也有鄂温克的，有的她还会唱。这些乐曲拨动着她的神经，象小雨一样落在她失去了欢乐的心底。

她在朦胧中，被汉达玛搀了起来；她的面前，那木斯来弯着腰，平伸着双手。

“我？不……不能……不敢……”斯格莫德惊慌万状，身子直往后坐，摇着双手。

“怕什么！”

“今天，我们是——玩——！”

斯格莫德被推了起来，和那木斯来勉强跳着。汉达玛这时主动拉起她的丈夫，也陪着跳了起来。接着又一个舞曲，汉达玛的丈夫请起斯格莫德。斯格莫德心头的阴云，好象在旋转中飘散了。她在休息时，搂着汉达玛，笑着轻声说：

“你们可真会玩。”

那木斯来又一次请起斯格莫德，一转身，他右手搂着斯格莫德的腰。乐声叮咚，舞步轻盈。这一次斯格莫德清楚地察觉，那木斯来的手指在轻轻地抚摸自己的腰，与此同时，一股男人特有的气息直扑她的鼻孔，一种莫名其妙的迷惘浸透了她的全身。她晕眩了，她把身子贴紧了那木斯来。她第一次如此贴近男人。她的头平着那木斯来的鼻子。他的胸是那么宽厚，他的手是那么有力！他的气息是多么醉人啊！她搭在那木斯来肩上的左手，手心潮湿了，右手被他轻轻捏着。她什么都忘了，只觉得自己依偎在他的怀中，浮游在妙音起伏的浪涛中。

手风琴又换成了口琴，新的乐曲响了起来，人影在晃动，笑声在飘飞……

三

草原上有羊草、芨芨草，还有水草、苜蓿和冷蒿，同时也有狼毒、走马芹等毒草。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时候，虽然到处都在散布惊恐、痛苦、啜泣和死亡，但草原上的人民和大江南北的兄弟一样，他们在抵制着，同时在圣洁的大地上播种着爱情和欢乐。

斯格莫德和那木斯来相识在迷人的夏夜。第二年，当夏天再次来临的时候，爱情就已经结出了甜美的果子。到了采摘爱情果子的时候，他们勇敢地去收获了。

恋爱，结婚，这对于青年男女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诱惑力。为了追求他们的幸福，他们是会做出某些被当时人认为不合适宜的事情来的。

“我去向斯格莫德求婚！斯格莫德是牧主女儿，我是贫协主任的儿子。奇怪！我是和斯格莫德结婚，又不是和牧主结婚！”那木斯来骑在大灰马上，随着求婚的人一起走在草原上，他的心还在强烈地辩论着。

这是喜气洋洋的求婚队伍，五匹马挤着，并排前进。草原上这几年很少有这样的欢乐了。

那木斯来人在马上，心却长着翅膀飞了。他下意识地吧斜挎在身上的黄书包向身后推了推，里面装的是求婚时用的礼物。他向右看看，又转向左边望望。仿佛在寻找什么。

“斯格莫德！斯格莫德！”他的心呼唤着这可爱的名字。他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爱上了斯格莫德，爱得那么热烈，爱得那么急不可待——最好是明天就结婚！在他心目中，斯格莫德简直是一块洁白的美玉。她浑身上下都是圆的，她的肩，她的手臂，她的前胸，她的后背，她的臀，她的腿，浑圆浑圆的，没有任何棱角；她给人以丰满的美感，青春的魅力。她那黑亮的眸子是那样的深，深沉中含着柔情。所有这一切，都象电影特写镜头，一幕幕一幅幅，在那木斯来眼前轮番展现。

那木斯来的爸爸是一位忠厚的老牧民，生产队的贫协主任。就在那个时代，是保证政治稳定的一个值得羡慕的职位。那木斯来出生在自治区成立的那年，他读完初中时就回乡当了牧民。他因为当过民兵排长，成立生产队革命委员会时就被物色当了一名委员。

宝音图老头紧靠着那木斯来，一直很有兴致地在欣赏他神情飘逸的样子。他最得意的一手，就是去替小伙子求婚。他听小伙子兴奋而又胆怯的叙述，表面上不说不笑，一本正

经，嘴上说这难那不行的，心里早就把对女方父母说的话都琢磨了个七八分。小伙子把他宝音图请出来了，就美滋滋地等着做新郎吧。那时宝音图瞅着小伙子红扑扑的脸，真比喝上一瓶酒还美。他的眼睛在那木斯来脸上一晃，隔着马向一位同行者眨眨眼，又翘翘下巴，一脸惬意的笑。他的脸是在说着俏皮话：瞧！那木斯来多美，不高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宝音图骨骼矮小，人却十足的精神。他爱说爱笑，能喝能睡；他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就因为他曾为小伙子们求过婚，被当作“四旧”批斗了好多次。他下决心再也不干了。那木斯来父子来到他的蒙古包，他先是一惊，稍一思量，也就明白了五六。一碗茶没喝完，一块点心未进嘴，那木斯来就斟上酒，送到了宝音图面前，父子二人恳求他帮着去求婚。

“啊——贫牧的主任，革命的委员，这‘四旧’我再也不干了！它害得我够苦的了。腰快当弓使了。”他紧紧绷着脸。鼻子闻到了酒香，他转过脸对着那木斯来的爸爸。

“我们鄂温克人，不再求婚了吗？这两年结婚的也还是先求婚的。”老头子再也说不出更多的话。

“谁知他们怎么结的婚。反正我这辈子不用娶老婆，也就不管那个了。”

那木斯来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他无力地坐下，把托着酒杯的盘子放到地上。他的爸爸急得出汗了，光是“唉”的，说不出一个词一句话。

“我们鄂温克人——”

宝音图看父子俩如此窘态，他心软了，接过老头的

说：“我们鄂温克人当然还得求婚。”

僵局打破了，那木斯来父子二人高兴了，宝音图一气就喝下了十杯酒。

宝音图心里算了算，这个队结婚的，十个女人有五个是我老头去求来的姑娘。尽管他不了解今天的青年是怎样恋爱的，但他要别人承认，凡是他去求婚的，说一个成一个。这就是他的最大骄傲。

七月的草原，是它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候。年轻人感情丰富，触景生情，两个小伙子先是低声哼着，慢慢地就放开嗓子唱了起来：

.....

如果天上没有雨水哟，
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
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
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

那木斯来忽然醒悟了，脸上堆着笑，嘴却硬气地说：“唉！怎么能唱这歌？！这是不能唱的，你们知道吗？”

宝音图把马往那木斯来的马身上一挤，接过话说：“现在哪儿有一个歌能这么好听。噢！怎么革命歌曲都不好听，啊？”接着他哼了一个歌的调子。“好听的，都是什么色的，啊？什么色？”

“黄色的。”小伙子隔着马回答。

“对。黄色的。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小老头自己也轻轻哼了两句。“这是爱情的歌。爱情就叫黄色。我说那木斯来，你不是正在搞黄色吗？”

“我又没唱。”那木斯来辩解道。

“你们年轻人叫恋爱，我们老头子叫求婚。恋爱要结婚，结婚要求婚。那么，求婚怎不是黄色的？！”宝音图这种推理，早把年轻人逗引的吃吃地笑了。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年轻人，大点声唱。我们的革命委员请我们帮助他去搞黄色，还有什么？大声唱，让我这老头子也想想年轻时的黄色。”

草原上芬芳的风，惬意地播弄着歌声，随着马儿翻过一坡又一坡。

四

从天窗伸出包外的烟囱，吐着淡淡的青烟。

四外有几匹散马在悠闲地吃着草；散马被绊着，时而蹦蹦跳跳。羊群缓慢地在坡下移动着。求婚人一到，马往车轮上一拴，说说笑笑，包外顿时热闹起来了。

宝音图对那木斯来翘翘小胡子，说：“莫尔格勒河左转右转，舍不得离开她依偎的鄂温克草原。向漂亮能干的姑娘求婚，是为了娶一个既体贴又忠贞的老婆。年轻人，你必须耐心等待哟。”他一边检查安排进包后谁斟酒，谁递礼品，一边对陪同着来的人说：“玛如卡就这么一个姑娘，姑娘又那么漂亮，唔，不会很快请我们进包。嗯，等着吧。”

几个年轻人已围坐到一起，嘻嘻哈哈地点着了烟。一支烟没抽完，包门开了，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她是斯格莫德的表姐僧德木。僧德木穿一身崭新的鄂温克服装，没有戴帽子，露着梳得光溜溜的两条短辫子。

“客人们！请，请进包！”